

嗡嗡嗡！它又给你发“红包”了？

古人夏天如何与蚊子作战

一到夏天，蚊子就对我们人类产生了“深厚”的感情，不仅不离不弃，时不时还要发个“红包”，大包小包都毫不吝啬……只是这些蚊子几千年来都没有想通一个问题：一段关系的维护需要双向奔赴。它们的一厢情愿只会惹得人类烦不胜烦，一心想置它们于死地。这一点，古人们应该更有发言权，毕竟他们与蚊子的爱恨痴嗔更深……

古人发明的“灭蚊灯”。

庄子与欧阳修组“骂蚊”CP 躲不起，但骂得过

是的，此处最先出场的人居然是庄子。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庄子给予世人的形象向来是仙风道骨，追求生命自由，什么“逍遥游”“万物齐一”……或许在输出这些观点的时候，庄子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被蚊子逼疯。

那是一个夏夜，庄子正在家里“坐忘”，眼见着就要往他追求的超越状态靠近，忽然听见一阵“嗡嗡嗡”声，庄子有点烦，但是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：“仲尼曾对颜回说过‘听止于耳’，这一条我可是记在我的小本本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上了，我要坚持住。”庄子还没有坚持多久，“嗡嗡嗡”声又出现了，庄子继续告诉自己：“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‘心止于符’……”

然而蚊子这么厚颜无耻的生物怎么会放过庄子？它们不仅继续“嗡嗡嗡”，还慷他人之慨，在线给庄子发了一串红包。那一刻，庄子觉得一切都是笑话：“仲尼啊，你说你的，我骂我的。”于是庄子拿起笔，在《天运篇》中吐槽了自己被蚊子欺负的事实：“蚊虫嚼肤，则通宵不寐矣。”

庄子这种神仙级的逍遥人物都能被蚊子咬得如此烦躁，那么欧阳修还要什么“醉翁”人设，再潇洒恣意的情怀也敌不过蚊子的骚扰，于是欧阳修拿起自己的笔开始与蚊子作斗争。这一次，欧阳修毫不客气，直接写了首五言诗，诗名言简意赅，人狠话不多，两个字：《憎蚊》。

这首诗名字虽短，但篇幅却很长，可见欧阳修已经被蚊子逼疯，简直是我们现代人的内心写照。“虽微无柰众，惟小难防毒”，蚊子最可怕的就是体型微小，千防万防，依旧防不胜防。“丛身疑陷围，聒耳如遭哭”，是的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没完没了。除了骂蚊子以外，欧阳修还在诗中写了自己打蚊子的心路历程，如“猛攘欲张拳，暗中甚飞”“手足不自救，其能营背腹”“盘餐劳扇拂，立寐僵僮仆”……

在与蚊子作战的过程中，欧阳修尝试了打空拳、用手抓、用光吸引、拿扇子撵，然而结局却非常凄

惨，只能“端然穷百计，还坐瞑双目”，用我们现代人的话就是：可怜弱小又无助。

古代的文人们除了开蚊子的吐槽大会以外，偶尔也会出一两个勇士，比如唐代的孟郊。那也是一个夏夜，孟郊被蚊子咬到内心爆破，他也写了首诗，诗名比欧阳修的《憎蚊》更短，就一个字：《蚊》。

孟郊是许愿为主，吐槽为辅，他写道：“五月中夜息，饥蚊尚营营，但将膏血求，岂觉生命轻。颈已宁自愧，饮人以偷生，愿为天下幞，一使夜景清。”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孟郊被蚊子咬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怀，他许愿誓当天下人的蚊帐：“蚊子啊蚊子，想喝血，就咬我一个人！放了所有人！”

真的是相当感人。

齐桓公居然心疼蚊子会饿 自愿成为“喂蚊帝”

鉴于蚊子的种种劣迹，古代文人们自是口诛笔伐，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，比如政治家齐桓公，他对蚊子的感情要复杂得多，用“爱恨痴嗔”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

那也是一个夏天，齐桓公在柏寝台躺着，与他一起躺的人还有管仲，于是他们开起了卧谈会。当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，齐桓公忽然听见了一阵“嗡嗡嗡”。这个时候，正常人都会觉得蚊子惹人嫌吧？齐桓公却对管仲说道：“仲父，现在咱们国富民强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忧患。这会儿我听见蚊子嗡嗡嗡嗡乱转，它们是没吃饱么？啊，我好心疼这些蚊子哦！”

这句话说出来已经够不正常了，但更不正常的事情在后面。只见齐桓公拉起他的蚊帐，将蚊子放了进来，他继续表达着对蚊子的心疼：“就让它们来咬我吧！”咬了一会儿，齐桓公分析道：“这些蚊子，‘做蚊底线’各有不同。有的比较客气，没咬我就飞走了；有的容易知足，吸了一些血也飞走了；最可恶的当属那些不知足的蚊子，肚子已经吃饱了，还舍不得飞走，最后肠子被撑破，只能当场毙命……”

看透了“蚊性”的齐桓公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挠着满身的包，非常感慨：“唉，不知足的人跟那些贪婪的蚊子有什么区别？”于是齐桓公下令，要求全国的老百姓们以那些贪婪的蚊子为鉴，杜绝奢侈，提倡勤俭节约。

这段故事被记载于南朝梁萧统《金楼子》卷四“立言篇九”中，齐桓公因为心疼蚊子而自愿成为“喂蚊帝”，从而悟出了治国之道，看来他被“蚊

子”咬出了境界，咬出了格局。

不过，这段故事还有后续报道。据载，齐桓公看透“蚊性”后，发现其与人性有太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有些贪官跟蚊子一样贪婪不知足，贪了一些钱财后，感觉自己好像没被发现，于是又怀着侥幸心理继续贪……于是，齐桓公又拉着管仲开会，他们俩一合计，便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刑法，叫“蚊刑”。

“蚊刑”的思路听起来很新奇，但它跟“原汤化原食”的理论一样，即让贪婪的蚊子去惩戒贪婪的人。“蚊刑”发布后的第二天，齐桓公让两名即将被斩的贪官脱掉衣服，随后将他们带进了一个蚊虫密集的树林里，并命人将他们俩绑在树上“喂蚊子”。一夜后，这两个贪官的身上就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蚊子，血也很快被吸干，当场毙命。不过，以我们现代科学的观念来看，这两个贪官的血不至于被吸干，他们应该是被蚊虫叮咬后，引发了过敏与感染，病变而死。

后来，还有更狠的人，发明了“蚊刑2.0”。他们不仅要受刑的人脱光绑在树上，还要在他们的身上涂满蜂蜜，引诱“蚊性”不那么贪婪的蚊子也来多喝几口血。

这场由心疼蚊子而引发的一连串故事，足以可见齐桓公对蚊子复杂的感情，他心疼它们，用自己的血喂养它们，又分析研究它们，最后又狠狠地利用了它们。

为了与蚊子作战 古代居然还有“驱蚊官”

躲也好，骂也好，利用也罢，蚊子这种人神共愤的生物落在古人手里，压根就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。谁能想到，早在周朝时期，驱蚊虫就已经是一件大事，甚至还有“驱蚊官”这个职位。

据《周礼》记载：“翦氏掌除蠹物，以攻崇攻之。以莽草熏之，凡庶蛊之事。”在周朝时期，翦氏家族为捉虫之官，负责给王室驱蚊虫。“驱蚊官”在工作之前，仪式感得拉满，首先他们要向神灵祈祷，希望凭借神灵的力量除掉蚊虫。接着，他们才算干正事——燃烧有毒的莽草驱赶蚊虫。

这个举动算是给后世驱蚊虫开拓了新思路。当然，燃烧有毒的莽草有“舍命驱蚊”的危险，好在后来的古人发现了重点不在于莽草是否有毒，而是蚊子害怕被烟熏。在发现蚊子这个习性后，古人将那些有毒的莽草换成了艾草、蒿草，这些植物燃烧后，烟雾不算多，还不呛

人，驱蚊效果还好。于是，艾草与蒿草叶成为了驱蚊的常用原材料。

为了方便使用，古人又将艾草与蒿草制作成了驱蚊专用的火绳。在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就藏有一捆来自汉代的火绳。这种火绳的制作方法很简单。古人们将艾草与蒿草采集回家后，再用搓麻绳的方法将它们拧成绳状。为了避免受潮，古人就将拧好的火绳挂在房梁上晒干。当夏蚊成雷之时，古人们就可以把晒干的火绳点燃，直接把蚊子熏死。

宋代人素爱点香，于是蚊香就这样在宋代出现了。对此，陆游还很兴奋地写了诗文宣传蚊香的功效：“泽国故多蚊，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，燔艾取一块。”意思就是蚊子虽然烦人，但是你们也别闹了，直接点蚊香不好么？

不过，宋代的蚊香与我们现代的蚊香有所不同。据宋代《格物粗谈》记载：“端午时，收贮浮萍，阴干，加雄黄，作纸缠香，烧之，能祛蚊虫。”可见，宋代蚊香中，驱蚊的核心材料是雄黄，那可是古代用途广泛的杀虫剂之一。

蚊子咬起人来是真的没有底线，假如不用蚊香驱赶它，那一个晚上都没办法过好。除了烟熏法，古人还发明了一种“灭蚊灯”。这种灭蚊灯的灯身是锥形，上面有一个开着喇叭形的大口。当这个灯在里面被点燃之后，因为内外产生了气压差，气流会从喇叭口迅速地吸进去，蚊子也会被这股热流吸到灯盏里面，随后等待它们的只有一个结局：被活活烧死。

烟熏法、灭蚊灯、物理防蚊法、养青蛙克蚊法……为了对付蚊子，古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我们在感慨古人的脑洞之大时，也要学习古人面对灾害时，那股顽强拼搏，勇于创新的精神。

综合北京青年报、扬子晚报报道



艾草与蒿草制作成的汉代火绳。